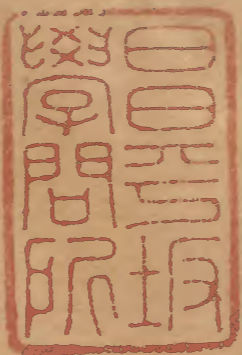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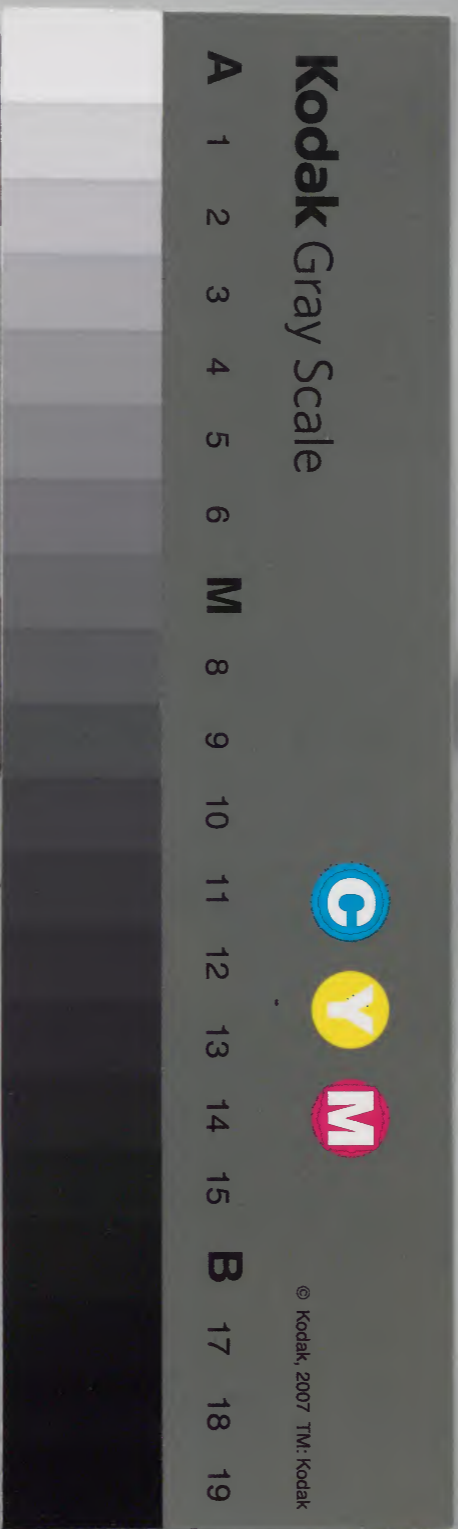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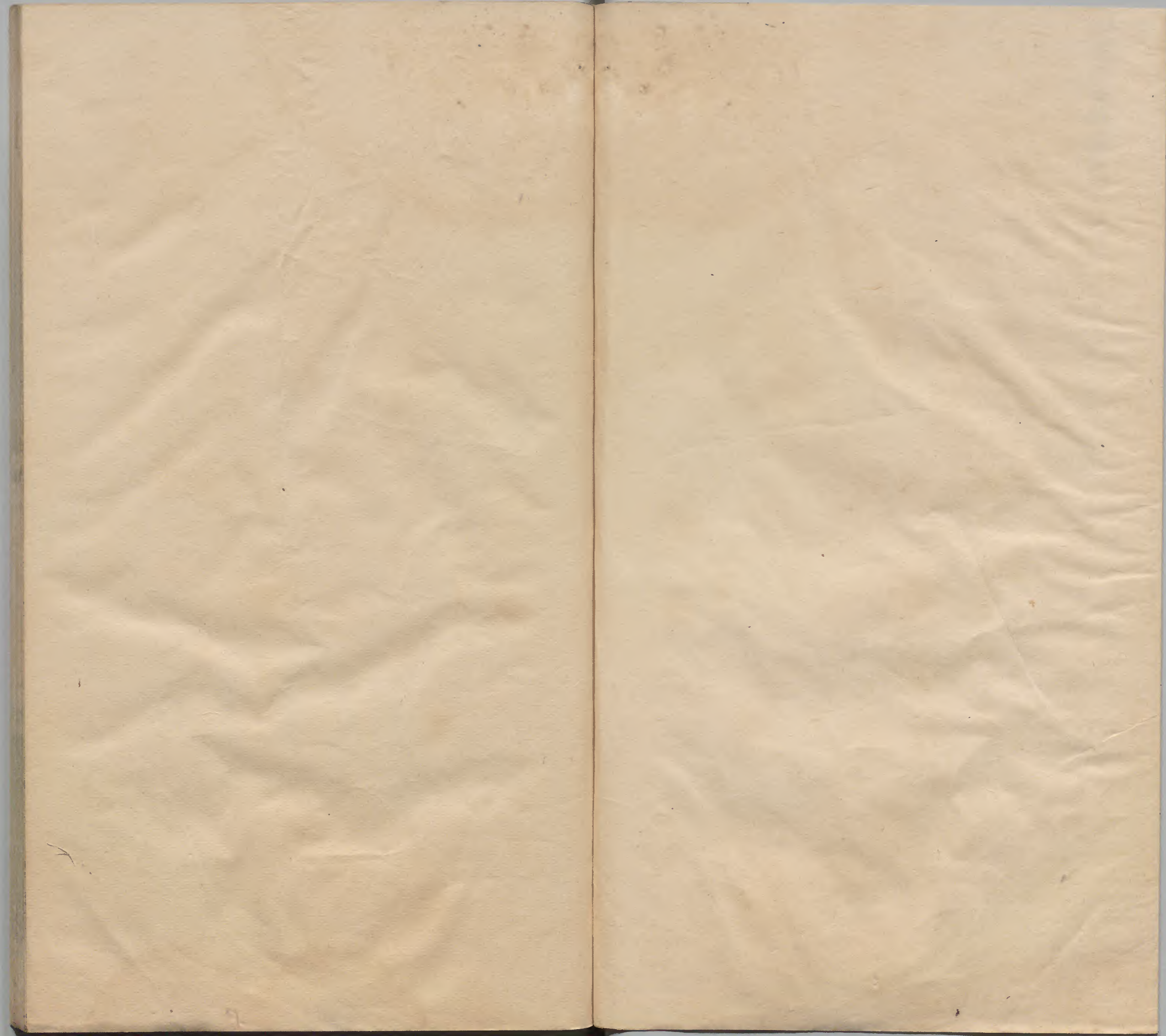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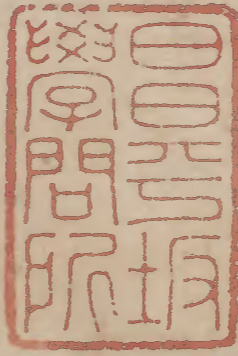
六十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64)	
函號	圖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

封建部四

德行封

奉使封

死王事子孫封

雜恩澤封

宦者封

誅貶

德行封

漢書在
恩澤表

淺草十文庫

討亂定策封

尊賢繼絕封

異域降封

雜名號封

遜讓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為陽城侯

又曰邴吉有陰德以孝宣帝徵時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
從大將軍長使轉遷御史大夫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
所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
德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未獲其樂而病甚非死也後愈封
為博陽侯

東觀漢記曰建武元年詔曰故蚤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惇固
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則名冠天下當
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

太傅封褒德侯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五百斤

討亂定策封漢書在
恩澤表

漢書曰莽何羅與第重合侯通謀逆時霍光金日磾備漢書曰
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

金日磾為柁丁固切候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太

陸平取其嘉名無比縣也食邑比海之河比自以前捕反者功封時

衛尉王莽子男勿侍中揚語曰帝崩勿常在左右安得以詔封
三子事群而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酈救忽

奉使封

史記曰高祖使劉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此必見短伏
奇兵以爭利以上怒械擊敬必往而厄於白登七日乃得解還
至廣武赦敬封千戶號建信君

漢書曰武帝以校尉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
無飢渴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

又昭帝以平樂廐監傳太子誅樓蘭王封為宜陽侯

又元帝以甘延壽使西域鄯文單于封義成侯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使吳賀孫權踐祚及到武昌權與震昇壇
歆還封陽亭侯

尊賢繼絕封

尚書太傳曰武王勝殷箕子走之朝鮮因以封之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尊賢不過二代

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
後以祝封帝舜之後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
宋

史記曰武王克紂以紂子武庚祿父續殷祀使管蔡相之武王
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命微
子開為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至宋王偃立於是齊漢書自古

受命及中興之

漢書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以興滅繼絕脩廢舉逸然後天下
歸仁四方之政行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脩祀六國求賧四
皓過魏則隴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敵之後又曰武帝元狩中
復詔御史以鄣二千四百戶封蕭何曾孫慶為鄣侯布告天下
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厚也又曰武帝過洛陽下詔以三十里
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又曰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又曰元始四年靳翕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詔
爵復家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封殷詔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
十四年封孔子志為褒成侯

魏志曰文帝以議郎孔羨為崇聖侯奉孔子祀

晉中興書曰元帝封孔亭為奉聖侯不食戶邑

又曰元帝詔封魏後曹厲陳留王

呂氏春秋曰武王聖殷封帝堯之後於犁丘成湯之後於宋以
奉桑林

死王事子孫封

左傳哀下曰晉荀瑤率師代鄭次桐丘鄭駟弘請救于

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

屬會巴孤子死
事者之子也

設乘車兩

馬擊五色馬

僂後在哀
二十三年

義國之多

召顏涿聚之

子晉隰之役而父死焉

僂後在哀
二十三年

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

汝以是邑也復車入朝無廢前勞

漢書曰周苛以內史守滎陽罵項羽死高帝封可子成為高景

候

又曰酈食其使諸候至齊死事高帝封食其子疾為高梁候

又曰趙王反內史王捍相建德諫不聽遂燒殺捍等景帝封捍

子棄之建德子橫皆為候楚王反太傅趙夷吾相張尚並諫不

聽死景帝封夷吾子周尚子君皆為候

魏志曰鮑信為濟北相協視太祖身以遇害太祖追錄信功封

子邠

音
后為新都亭候

說苑曰邯鄲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令其散家財以饗士攻秦

國平原從其計勇敢三千人皆出從談赴秦軍為却三十里亦

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李候

異域降封

漢書曰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候之以勸後亞夫曰

彼皆其王降陛下候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

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亞夫因謝病免相

又曰武帝時匈奴王及太子相都尉以下趙信南越王元建德等凡三十五人來降並封侯

又曰宣帝時匈奴單于先賢禪

音經

等三人降並封侯

魏志曰鮮卑軻比能明帝時將其部眾降拜歸義侯

雜恩澤封

漢書曰高后以太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

又曰孝武以萬術封藥為大樂通侯

又曰宣帝掖庭令張賀有舊恩封賀子彭祖為都陽侯

又曰王莽居攝安眾侯劉崇與張紹攻宛而敗詔從兄竦崇父

嘉詣闕自歸竦因嘉作奏莽莽大悅太后下詔惟嘉父子兄弟

雖有屬不敢阿私以千戶封嘉為師禮侯

嘉子也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人為語

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聞不如巧為奏

東觀漢記曰馬防子鉅為當從小侯上欲寇之夜拜為黃門侍

郎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遂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

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刺於太守入為

尚書侍中乃有封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魯國先賢志曰
汶湯鮑氏起於鮑吉字利主桓帝初為蠡吾候吉為書師及
桓帝立歷位至河南君子詔曰吉與朕有龍潛之舊其封西鄉
候宗族以吉勢力至刺史二千石者五

雜名號封

漢書曰初高祖徵時嘗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

應詔曰丘
氏女也孟

康曰西方謂上女婿丘為婿丘空也工有
嫂也晉灼曰丘大也大婦為嫁婦也

嫂厭叔與客來伴為羹盡

樂釜容以故也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岱等

王而伯子獨不得候太皇上以為言高祖某非敢忌封之也為

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為頭羹候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乃封為冠軍候

又曰趙破奴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擊匈奴封為驃騎候

東觀漢記曰彭寵奴子密殺寵詣闕降封為不義候

魏志曰初平二十年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

印紫綬又置關內外候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

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候關內候允六等注曰臣松

之以為今之虛蓋自此始也

搜神記曰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市人

槌之隨地化為石顯權破之得以一金印文曰忠孝侯顯藏之
秘府後行夷校書東奏言曰堯舜時朝有此官今天落印宜可
復置

宦者封

漢書曰高后大謁者寺人張澤勸王諸呂封建陽侯

東觀漢記曰孫程為中黃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廢為
濟陰王居西鍾下徵北鄉侯為嗣程等拾八人殺江京閔顯等
立濟陰王為帝以功封程為浮陽侯萬戶又封中黃門王康華
容侯王國為鄴侯

續漢書曰呂強為中黃門灵帝列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亂
讓懇側帝乃聽之數上書諫諍為中嘗侍趙忠等所讚死
晋起居注曰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中嘗侍董猛固讓封邑其封
為武安侯猛前求餘戶封三兄今皆封為亭侯

遜讓

史記曰晋文公嘗從忘者未至隱者介之推亦不言祿使人
召之則匹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山而封
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且記吾過以旌善人

旌表
之也

又曰魯連說魏人新垣衍以帝秦之害秦軍為欲平原君欲封

魯連、辭謝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肆意
戰國策曰趙王以武城封孟嘗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進之曰
鄙說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即兄弟也
夫馳親文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以文肖封之
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無伐樹木為無廢室、然趙王悟而知
父也僅可使金而

歸之

漢書曰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秬侯日磾以
帝少不受封

又曰武帝詔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
闕輕銳之卒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金甲兵而還益封
三千戶以千戶封青三子皆為侯青固謝云皆諸校尉之功臣
青子在繒絲之中未有勤勞而受之封臣侍罪行間以勸士力
戰之意

又曰張延壽歷位九卿國在陳留別邑在衛郡租入歲千餘萬
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文堪數上書減戶邑天子以為有讓
迺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又曰張賀為夜庭令收
養皇曾孫恩甚密皇孫即位是為宣帝而賀已死歆封其塚為

恩德候其子彭祖小與上同席研書欲封之先賜爵閔內侯賀
弟安世深辭讓上曰吾自為掖庭令不為將軍安世乃不敢言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日臣有一子質性頑銳何況乃
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也因會見詔曰公欲讓職還土
今相不宜論也

又曰永元三年以定策功增封鄧騭三千戶讓不獲避使者上
疏自陳

又曰劉愷字伯預以當襲父爵封居崇候讓與弟憲有司奏之
侍中賈逵上書陳之和帝詔愷致國於弟隨止所守弥固乃拜

為郎

又曰丁林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林曰昔孫敖
教其子受必求硤确之地林德薄功為鄉亭可矣上從之封為
定陵謝安鄉食千戶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
一家數人並受爵土令天下敝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封朱祐為高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
南陽五百戶是矣上不許也

又曰翟歆字敬子父於以功封臨沮候當嗣爵以母年老國達

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內侯

又曰丁綝卒子鳴上書讓國於盛既葬乃桂纒結冢廬而逃

又曰大將竇憲封舞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憲前歲出征克滅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上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魏志曰由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猶欲候之疇數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令活已為多矣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愧於獨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魏志曰王基授壽春進封東武侯上疏固辭歸功叅在由是長

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又曰司馬宣諸曹爽進將濟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

蔡邕猶斷也漢摠名諸侯王之子弟封者為諸侯異姓者為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授朝廷所異者賜位在三公下其次諸侯在九鄉下其小國侯以肺腑所宿公親公主子孫墳墓於京師者亦隨會見猥侯諸

誅貶

漢書曰高帝子淮南厲王長孝文六年謀反徒蜀至雍死趙王

如意趙王恢王友為呂候所殺孝景子膠東王自殺孝武子燕
王旦廣陵王胥並自殺齊王肥子濟北王興居濟南辟光膠西
王卬膠東王雍渠高帝兄子吳王濞弟孫楚伐並反伏誅淮南
王長子安衡王山賜江都王非魏志曰曹洪惟懷文帝少時求
假不稱恨之後犯當死太后謂郭后曰今曹洪犯死吾勅帝廢
后泣涕謂乃得免官削爵

又曰彭城王據坐私遣人詣中上方作禁物削戶二千申王袞
楚王彪坐王陵同謀延彪都昌遣都御史案驗收治使自圖乃
自殺

又曰王初三年臨淄侯植監國謁者灌均希肯奏植酒悖脅使
者有司奏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為安都侯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二

封建部五

婦人封

夫人

郡君

縣君

鄉君 錫命附

婦人封

左傳成功上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

敗矣曰避女子

使避君也齊侯單
還婦人不知之也

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

徒免乎曰免矣苟君與我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

既而問之壁師徒之妻

壁司徒
主墨壁

予之石窠

石窠邑名齊北盧縣
東有地名石窠音淄

陳留風俗傳曰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丘縣翟母為

夫人

後漢書曰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轅顯於新代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郫人也武德初薛仁果舊將旁公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通而妻之後公地漸強盛衡謀以城應賊公地領眾將過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臥王氏取其佩刀斬

之攜其首入城賊眾乃散高祖大悅封為崇義夫人

又曰咸亨中燕山道總管古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自是平壤餘眾走投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畱在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率眾守城久之賊乃退上嘉其功特封為燕郡夫人

又曰鄒保莫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李盡滅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繫既而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國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為城節夫人

又曰王君莫上嘗於廣達樓引君莫及妻夏氏設宴賜以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為武威郡夫人
五代史晉史曰鎮州節度使安童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封為魯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人重榮立三嫡妻非禮也朝廷並命之亦非制也

郡君

漢書曰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後漢書曰弘農人宰宣素性侯邪欲取婚於梁冀乃上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名為邑君詔遂封其妻孫壽

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十萬加賜亦統比長公主長公主主義

服同
藩王

又曰安恩關皇后追尊后母宗為榮陽君

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豫章恭惠君苟氏初以微入君生肅祖中宗以母賤命虞妃母養肅祖而出嫁苟為馬氏妻太寧元年馬氏無疾而卒肅祖迎母還宮養稱建安君追贈豫章君謚曰恭惠

後魏書曰景明初世追勇氏封外祖母蓋氏為清河郡君
又曰灵太后臨朝以元入妹封入妻新平君後遷馮翊君

縣君

漢書曰王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始韓馬白之。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賀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林下。扶持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處之深也。載之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脩成君。又曰。宣帝賜外祖為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范曄後漢書曰。灵思何皇后退封父。貞為車騎將軍。舞陽宣德德侯。封后母。與為舞陽君。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母董為郡君。追改封父。永為灌津。敬侯世婦。董為常陽君。

又曰。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成。郭穆侯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為安嘉君。

又曰。明原郭皇后西平人也。齊王即位。尊后皇太后。封太后母杜為郟陽君。

又曰。明悼毛皇后河內人。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特為平原

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追封后母夏氏為野王君又曰太
始三年詔曰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
以奉尊之敬廣親之恩宜追封故衛將軍景侯夫人羊氏
為平陽君也

臧榮緒晉書曰武悼揚皇后廢在金墉城與母高都君龐氏共
止高都君臨刑后抱持號叫不食而崩

晉中興書曰穆皇后瘦氏字文君在將軍琛第三女贈琛為車
騎將軍母丘氏封安陽縣君從母荀氏永宣

縣君

又曰簡文順皇后王氏字蘭始驃騎將軍述之再從妹追贈前
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沈約宋書孝穆趙皇
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永初二年有司奏裔命婦孫可連

昌縣君

又曰孝穆蕭皇后名文壽蘭陵人父卓初與裔俱贈金紫光祿
大夫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

唐書曰古玄應妻高氏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為突厥所陷下詔
曰須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沒夫夫固守猶不能堅婦人懷忠不
憚流失由茲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昇何以獎勵古玄應妻可

封為徇忠縣君

又曰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錄事參軍為
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方厚妻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
非寃者昌齡雅不擬盧聽其歸喪程氏故得以徒行詣闕截耳
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寃御史臺鞠之得實諫官亦有章疏
故昌齡再授誕遂程氏開成元年降勅曰乃者吏為不道雪殺
耳夫詣闕申寃徒行万里崎嶇備畏濱於危亡血誠既昭幽憤
果雪雖古之烈婦何以加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死俾榮祿
養仍錫䟽封可武昌縣君

英雄記曰董卓孫女明白時尚未笄封為涓陽君於郿城起壇
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
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尊從之壇上使兒子橫
為使者授印綬也

潘岳宜城宣誅曰行成已于名生於人考終定謚寔白宣君祝
宗蒞事卿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寫輅依谷輶車仆儼

鄉君

魏志曰下隆以后父封睢陽侯隆妻王氏為顯陽君追封隆前
妻劉氏為仁慎鄉君后親母故也

又曰甄儷孫女為齊王皇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陽鄉君
晉書曰立皇后楊氏母太厚龐氏為安昌鄉君追外曾祖母故
司徒王朗夫人夏氏為茱陽鄉君

晉中興書曰哀靖皇后王氏字穆之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
為瑯琊王妃哀帝即位拜為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
晉安縣侯母 氏為安國鄉君也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祖壽撫軍大將軍
掾父豫太傅叅軍中宗之為瑯琊王納后為豫妻王氏為刑陽
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為平陽

鄉君

又曰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襄之女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
又曰成恭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氏母非氏為廣德縣君高安
鄉君賜錢百錢万布五百疋
又曰穆章皇后何氏字法倪司空克之女追贈父克光祿大夫
封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又曰王蘊以后父徵拜金紫光祿大夫封建昌侯母刘氏平
樂君
沈約宋書曰武敬臧皇后諱受親莞人也父雋追贈君紫光祿

大夫妻高密叔孫氏遷永平鄉君

唐書曰獨狐武都謀叛王世充歸國事竟誅死武都子師仁年
始三歲世充以其年幼不殺使禁掌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鬻
鉗求於保養世充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饑
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
啖土飲水而已後詐採拾乃竊師仁歸於京師高祖嘉其義下
詔曰師仁乳母王氏慈惠有聞撫鞠無倦提攜遺幼皆逆歸朝
宜有褒隆以錫其號可封永壽鄉君

錫命

尚書曰平生錫晉文侯拒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命晉文公為侯百錫之大路之服戎路之
彤服弓一彤天旅弓矢鉅鬯一白虎賁三百人

左傳曰文元年天王使榮叔來錫公命杜預注曰諸侯即位天
子錫以命珪合瑞為信若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又曰長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太公佑我
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本師以來東海王室之不壞繫
伯舅是賴余今命汝環環齊靈公位也茲帥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
乃舊勲敬之哉無廢朕命纂繼也因昏而以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國語曰襄王使

邵伯過夏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邵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

王俾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忘其君必無侯且呂

邵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

無以守邑邑國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尔万方、有罪在

予一人在予一人乃我教道之過在盤庚曰國之滅則維汝衆金爾書盤

庚是也滅善國俗之善則維女衆歸功於下也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逸逸過

罰罪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一人是我有過其罪當在我也如是則長衆使人不可不慎人之

所急在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故袞除其心以

和惠人袞拂也考中度衷以蒞之蒞臨考中省已之中心以度人之心如已臨之也

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庶衆孚信當制立事宜為衆所信也

袞除其心精也精考中度衷忠也忠怨

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人之道非精不和

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皆內外之賂皆外

不與秦也皆內不與里番也雲其處者弃其信

雲其處者殺里還之黨不敬王命弃其禮施其所惡弃其忠

已所不於勿施放人所惡於下先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放日弃其忠也以惡實心弃其精實四

者皆弃則遠不知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忠將何以守國固者先王

既有天下人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月以

教人事

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

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人

九

大士曰恪位著以儆其官

中庭之左右庭曰位門屏之間也着也

庶人上商各

守其業以其上猶恐有墜之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

為班爵貴賤以別之為令聞嘉譽以声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著

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蛮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人而况

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

嗣室嗣也

亶休揚保立

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凌其人而俾其上將可

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執拜不稽首誣其王摯替無鎮誣王

無人夫天事恒蒙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

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而不諫而阿之亦必及

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

公無胃秦人殺子金子公

子金召甥子公卻芮之字

文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與錫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

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初

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及入太宰以王命免服內史贊之王

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如之以宴

好內史與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覆逆王命敬奉

礼儀成敬王命順之道成礼義德之以德以道諸侯必歸之且

禮所以觀忠信仁義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皆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報則信守則固不偷節度不携若人不怨而則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携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法不滯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署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惠王文后襄王繼母陳媯有寵生子帶將立子帶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襄正之后隗氏王齊隗氏周大夫顏叔姚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處于况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

遂為踐王之盟於是乎始覈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以訪荀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或勞軍子譙表留或晉中興書曰烈宗冲幼桓為溫威震內外情囑咨牙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尽忠匡翼溫風朝廷欲為九錫使驍騎將軍表宏其草時溫已病篤宏以呈安、視輒云不好更改之使弥歷旬日至于溫薨錫命遂寢

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百各以其屬於天子之
老二人分天下為以左右曰二伯

春秋曰昭公四年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皞氏以

鳥名官何故以皞金天氏黃帝子已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為官也郊子曰吾祖我知之昔

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

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神農姜姓之祖也將火瑞故以火紀事名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

共工以諸侯曩九州者在神農前太皞氏以龍紀故以龍師而龍

名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

鳳鳥適之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

乃紀於近為民之師而命以民事則為不能故也

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和氏和氏

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敬順天時以授人也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羲仲居治東方之官宅居也東表之地嵎夷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使敬尊出

日平均次序東作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居治南方之官南交言夏與春交

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命分和仲宅西日昧曰

谷居治西方之官寅餞納日平秩西城餞送也西方万物成平申命和叔

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地方平均在

察其政以順天常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定四時成歲以告時收事則衆功皆廣

又舜典日啟

四獄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起也有能起齊其功廣堯之事也

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亮順惠順也使君百揆之官言立其功順其使者誰乎

兪曰伯

禹作司空

禹入為天子司空治水有功言可用也

帝日兪咨禹汝平水土惟特

懋哉

稱禹前功以命之惟居是百揆勉行之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日兪

汝往哉

不許其讓使往宅百揆

又曰成王既黜既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王曰若昔大猷

順古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

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

禹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

今予小子祗摯德風夜不逮立大師大傅

大保兹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二公

弘化寅亮天地

敬信天地之教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

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安也

宗伯掌邦礼治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

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誥姦匿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

民時地

土農工商使時天地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以倡

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惟命

又曰俊又在官

俊德治能之士皆在官

百僚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

也師相

師法百有背 而言政無非 撫于五辰庶績其疑 言五官皆是順五行之時 衆功皆我

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伐之 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伐天理官 不可亦天官私非其才

又曰任官無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言臣奉上 布德

順下訓民不可官 所私任非其人

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不加私昵 惟能是吉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非賢 不爵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極 中

也令天下之人 各德其平

又官曰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 受職治職 字

再命受服 受祭器為 上大夫也 五命賜則 則注 之

四命受器 受祭器為 上大夫也 五命賜則 則注 之 六命賜官 此王六命之 郡

賜者使得自置其 臣治家如諸侯也 七命賜國 出就侯 伯之國 八命作牧 謂侯伯有功 德者加命得

專征伐於 諸侯 九命作伯 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正伐五侯九 伯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 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每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 一元士所與為天下者若此而已 自公之元亡凡二百十廿夏時 之官也

家諸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摠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 治官 所以

成司徒之官以成德 教官所 以成德 宗伯之官以成仁 禮官所 以成仁 司馬之

官以成聖 政官所以成聖 通 官正所以平通天下 司寇之官以成義 刑官所 以成義 司空之

官以成礼

事官所以成礼也非事不立也

六官在手以為轡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置官爵多羣小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
即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閔內侯

後漢書曰建昌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
是司隸州牧條奏并省有四者餘縣史職戒損十漢舊儀曰古
法雖聖猶試故設四科之辟一科德曰行高置其人

妙志節清白二科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
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能然官之

後魏書曰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詔等官其八部大
夫皇城四時面至一人以擬八坐謂之八圍常侍、直左右
出入王命三年仙人博士官興煇練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
六謁官往古六鄉其秩五品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
元士秩七品元士屬官有署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
九品又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百男二號初帝
欲法純算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
或以民事皆疑遠古云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亮鴨取飛之
迅疾也同察侯占官謂之曰鷺亦取其延頸遠望也自餘之官

義皆類此神瑞光耳春置八天人下置三屬官摠理萬機故世
號八公大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地東西南北部皆以
諸公為之大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內外百官屢有減
置或事出當時不為常目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將軍之徒
是也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
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之以為源泉行之以為儀表問焉
則應求焉則得者曷之師知之以為礪礪行之以為輔助明以
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匪正外相揚美謂之有智足以謀國事

行足以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
則死之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憊於鄉曲言語談說不忻於
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報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忻執君執前
能舉君之過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之臣也不食於則淫於
危事君不敢有二心君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不能正
諫以其死持之而愁悴有憂色者侍御之臣也唯諛之行唯言
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

通典曰唐開元中制定職次着之為格蓋尚書省統會衆務
舉特綱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且中書省以獻納制

毋敷揚宣祕勞書省以監綠國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內侍省

以承旨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

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大僕大理為曠司農太府為九寺

五監少府國子軍器都水為五監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右左龍武左右神武為六軍

十六衛

左右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為十六衛以嚴其禁禦一詹事

府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內方常閣內事三寺家令率更大僕等三寺十率左右衛左右

左右通左右監門左右內凡十率府俾人儲宮牧守督護分臨畿服官府置牧余府州署都督都

護太府

說怨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

只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

卑也取夫良財而官卑之安能無悲乎侯曰善

仲長子昌言曰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升階越等其步也亂

登朝級敗禮傷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次進

焉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裁國之無利器猶鏤以鈇

刀而望其功不亦踈乎

楊泉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物機平百揆也武士宰民物

猶使狼牧羊鷹養鷄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

李重集雜奏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署五曹尚書令僕之治職於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官改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輒璽書勉厲或賜爵進禮遇豐厚德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雖漸優顯令僕出為郡守鐘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鮑昱是也自魏朝七字杜畿蒲寵田預胡質等郡三十年咸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或还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也不徒官

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其亦經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衆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及篤尚之風未洽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輔徒如流能否無以着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漢法定人不得貞秩京房為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周趣貪先亦誠守不稱則繼以為遷然則修方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誠而死人必噐者也臣今以為宜大併郡守等級死同古者明誠守左遷例官人之理及則士必量能而受爵矣植溫集略表曰今天下分明張亂珍庠雖道隘中與而戶口彫寡近方漢時不

當一郡之民、戶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實
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
職顯而入清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
皆達治之成規今日之所先也且從權制併官省職愚門謂下
三省祕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不事專尚書故重九棘
也事歸內一則九卿為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
外負散官及軍府叅位職無所掌者皆併若車駕效廟籍田之
屬凡事大諸於禮宜署者臨時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
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

職官部二

丞相上

尚書曰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厄為之

又曰夔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則有伊尹格于皇天又說命
曰高宗夢得說使百王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野爰立作相置
說左右命之曰君今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
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

君黃鵠舉矢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鷄乎雖有五德君猶日滿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豚君服黍梁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日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矢哀公曰止吾將軍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所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之用為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為之避寢左傳曰仲虺君薛湯左相

又曰齊桓公置射鈞而管仲相
國語曰季文子相宣公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他諫

日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吾且乎聞之以德崇為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囚人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改過糧莠餼未也糧重糧

史記曰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黃帝得虫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利得奢龍而辨

東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風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未謂之六相

又曰堯舉八凱食舒饋凱持戴大臨降尤寢堅仲容叔達為八凱即禹益禹塞陶之論也寢堅即臯陶字也

使主后土伯奮仲堪服獻季仲伯虎仲熊叔約季理為八元也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

城舉人元

后土地官也

以揆百字莫不特叙地平天成

揆度成亦平也

內諸夏外夷狄

謂之十六相

亦早六族

始置丞相官樞里疾其茂為文曰秦

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樞里疾茂為左右丞相

又曰鄭以子產為相一年堅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

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

年土無及籍喪期不令而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

兒啼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又曰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

受相曰以嗜魚故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曰魚誰復給我魚故

不受食茹枝其園葵而弃之是布好而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欵
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又曰石奢楚昭王相也堅有廉士無所避行縣道有秩人者相
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自繫使人言之於王言殺人者臣之
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當死黃曰追而
不及不當伏罪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奉主法非忠也王赦
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又曰五羸大夫之祖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刑國中不驅車
乘不操干戈功德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羸大夫死國中

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又曰秦莊襄王夢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

又曰二世亡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又曰趙高為丞相欲為亂恐郡臣不總乃先設驗特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點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又曰韋丞相賢者魯人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上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田戎為相丞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賢竟為丞相

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又曰魏相者齊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令諸吏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乃借劔而敢入

又曰臣衡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為相封樂安侯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合也

漢書曰陳平陽武人周勃沛人高祖即位以勃為右丞相以平為左丞相帝問勃沛人高祖欲錢穀出入幾何勃不知汗出浹背上問平曰有主者上上曰主者誰曰決獄責廷尉錢穀則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臣主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

理万物撫四夷上曰善於是出勃平曰君獨不早教我乎

又曰蕭何沛人陳稀反上自將圍呂后用計誅韓信拜何相國何病惠帝自臨視何疾因問君百姓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知矣臣雖死無恨矣

又曰曹參沛人聞蕭何夢告舍人趨治裝吾當人相使者果召參為相擇郡國長史詔文辭謹厚者為丞相史參日夜飲酒賓客見參不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淳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口說

又曰蕭何拜相國益封五千卒五伯人為衛衆人皆賀郡平獨

不謂何也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廣實國賢有行欲相之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御史大夫申屠嘉為相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其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朝罷嘉為檄召通至誥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吏今行斬之

如淳曰嘉語其上使行斬之

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五弄臣君釋之

又曰公孫弘穎川人武帝以弘為丞相掌列侯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千戶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食一肉脫粟万故人賓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公孫賀字子叔北地人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泣涕曰臣本邊鄙鞍馬騎射不任宰相

又曰車千秋本姓田為高寢郎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太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臣嘗夢見白頭公教臣言於是上召見千秋千秋體貌甚嚴帝說之曰高廟神灵使公教我公

當遂為吾輔相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一言寤主旬月至宰相世未嘗有

又曰蔡義河曰人詔求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於先師自記於經術願賜清問之燕及思於前上召見說詩悅之擢為光祿大夫代楊敞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類老嫗行步偃僂常兩吏扶乃行

又曰丙吉為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予長休吉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

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公府不案吏自古始也馭吏嗜
酒數連蕩嘗從吉出醉歐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
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西曹忍之不過汗丞相
車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人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
容貌過人河平四年單于未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
中單于前拜謁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延
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也

又曰邴吉為丞相常出逢聞者死傷橫道吉不問又逢人逐牛
牛喘息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吏怪之吉曰人聞傷
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
可以熱恐牛近行此時氣失却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

又曰薛宣為丞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
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稱不賢相也

又曰常賢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賜第丞相致仕自
賢始也

又曰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儒
由是興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

尊酒

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曰稷

即粟也中尊者亦為黍米不當言稷目作酒自有流淳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於米也

又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他奉策書駐驪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

又曰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

次丞相典政度以職相叅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

丞同故事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為丞相位次有叙所

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相非所以重

國政也臣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師哀帝從之

又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

右丞相高帝更名相國蕭何曹叅立為之哀帝更名大司徒

後漢書曰李通自丞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

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

漢書儀曰丞相車兩黑轡騎者戈絳掾史見禮如師白錄不拜

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無鐘鈴

漢雜事曰田公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汲黯為主爵都尉見蚡未嘗拜揖之而已

漢舊儀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夢即移於第中賜棺贈葬日公卿以下會送

應邵漢官曰丞相有疾陶御史大夫日一問起居百官亦如之魏志曰曹公初平十三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

又曰鐘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

在東宮賜絲五熟菴為之名曰於赫有魏作漢潘輔厥相惟鐘宴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政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為所破戮謖以射衆上疏自貶以石將軍行丞相事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克者貴重非所以優也後孫助卒百僚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惟剛所言不從恐咎將至非所以益之

又曰顧雍為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
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
正色改容嘿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
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萬或為右丞相王蕃啗或魚潛於淵出水吹沫
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
光赫之寵跨鉞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手或
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篤蹇之質蕃上誣明選
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又曰顧雍字元歡吳郡人也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
用文武將吏隨能所恁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察
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
重之

又曰步騭字子山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
若處有儒如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又曰陸凱遷丞相孫皓性不好人視已群臣侍見晴莫敢近凱
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

自視

晉書曰東海王越為太博閔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事非
宰相是以不拜

又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貢舒居位持重為任職不顯
人之矩咸推有宰相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齊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每朝會百僚
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特
此得宰相矣

又曰明帝顧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逢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
蕭垣之更日帖勅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齊職儀曰相國綠綬

綬袞冕服湯以伊尹為宰相他旭為右相高宗得說傳立為相
魏襄王以公孫衍為相邦趙孝成王以廉頗為相國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四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

職官部二

丞相下

唐書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
 君任委實重詔勅如有不便皆論執論此來唯覺阿旨順情遂
 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置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
 須揀擇以相委付自今來後詔勅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又曰來恒及第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為榮初濟火讓兕右隋為
 猛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濫將作

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初作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
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匹庶來護兒作宰
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一種也

又曰杜景儉為相則天常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曰是何
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後德及
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
之即為災又春秋去冬無愆陽夏伏無陰春無凄風秋無苦而
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盧陞下布教施
今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知臣之罪也

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其宰相也

又曰武太后嘗召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
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

又曰蘇味道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
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膏其
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號為模稜乎以為口實

又曰宇文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為己任謂人曰使吾君此數
曰庶令海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為左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
許景光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

又曰牛仙客既居相位獨繫其身唯誥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敢費百之司或有所諮決輒對曰坦依令式即可若不依文非所知也

又曰楊綰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性質真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崔寬劔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潛遣毀圻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均音樂咸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市亦即日減損車馬唯留十騎

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負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歆歷抵諸弟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

又曰李峴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宴時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峴至叱左右去其榻

又曰柳渾與張延賞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即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荅曰為

吾謝張相公抑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竟為延賞所擠尋
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又曰抑渾為相而韓滉自浙西覲朝廷委政侍之至於調兵食
籠監鐵勾官吏賍訓鉏豪強瘡并上委仗焉每秦事或日盱他
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滉於省中榜吏至
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狷叅為相不
滿歲而罷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况省闔且非刑人之地相
公奈何蹈前非行於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
悟愧海為零威焉

又曰李晟之在鳳翔也謂賓介曰魏徵能言直極諫致太宗於
堯舜之上直忠臣也僕所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
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冥晟歛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
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所
謂有所無隱知而不為者即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
故晟為相每當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尽大臣之節性沈默未
嘗泄於所親

又曰閔立本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文
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又曰皇甫鑄結陰搆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
論曰語及夫室開元中事羣白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出宗
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元絃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
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
開元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功左右、為之感動鑄深御之而
憲宗終日用鑄為宰相

又曰李絳為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
諫故與吉甫不協救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

剛許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
所從

又曰貞元九年詔宰相以臣旬秉筆大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
筆處斷每十月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
有所聞曰更相讓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
請旬日更秉其筆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鏐領大年原用錢千万賂貴倖求
廉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密旨曰王鏐可兼宰相宜即擬未藩
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

奏豈有以筆塗認耶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入暮何暇
別作奏事

果寢

又曰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
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幼小穆
宗恐為廟養竊盜乃令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侍家老而簿
上具有納賂之所往於牛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
物若干不受即甘訖穆宗按簿甚悅君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
孺之名

又曰李程為相敬宗冲幼好治宮室故遊無度畝於宮中營新
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
宜與作願以瓦木迴奉園陵上竹然從之

又曰文宗問宰相曰天曰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牛僧
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恩太平亦無象今四夷
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雪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
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
既退至中書謂同例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貴成如是安可久處
茲地邪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

又曰常處厚為相時文宗勤以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
得請往々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
相參議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懷若出自宸裏即示
臣等不信若出於橫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勳宿德歷輔
四朝攷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
朝陛下固當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推用非出他門言既不
從臣宜先退即趨下再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
朕素自知登庸作輔不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
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召還謂曰凡卿所欲並言

宜啓諭處厚因對彰善瘴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勲
高望重為人尽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聽內事是宰
臣敷奏人不敢橫議

又曰文宗朝宰臣楊嗣復因對奏曰使府判官令人數猥多徒
有糜費臣欲條疏上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才人自別但
澄去滓弊者著筆自出上曰蕙復為相難言者必言真元之門
相也卿其志之

又曰宋申錫為相尤以公廉為己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既被
罪為有司驗効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為之歎

息

又曰宋申錫以障王事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事中書歸之
第正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為宰相人臣位極
於此何負天子及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
鋤去奸亂反為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目相與泣下數
行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
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相臣每月修時政記送

史館從之

又曰宣宗時魏謩為相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
何以堪眾鴻私今邊戎粗安海內寧息臣遇所切陛下未立東
宮俾正人傳尊以存副貳之重目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
人君不欲人言立儲二君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
秋高帝嗣未辨暮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

又曰曹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並居相位廉潔真若君子多
人稱為曹畢

又曰蕭建與鐸並居相位帝常召宰相鐸年高昇階足趺踣勾

陳中遵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遵曰適
應與王鐸為主司臣以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
相於卿無負矣遵謝之而退

太平御覽卷第二百五

